

胡適作品集 7

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

胡適文存 第二集第一卷



胡適



胡適紀念館授權出版
遠流出版公司榮譽印行

胡適作品集7 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

胡適文存

第二集第一卷

胡適作品集⑦

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(胡適文存／第二集・第一卷)

作者／胡適

本書由胡適紀念館授權遠流出版公司印行

發行人／王榮文

出版者／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10714汀州路782號七樓之5

郵撥／0189456-1 電話／392-3707 (代表號)

總經銷／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

臺北市10909大理街132號三樓

郵撥／0103854-0 電話／306-6842

法律顧問／

王秀哲律師 嘉義市忠義街178號 電話／(05)227-3193

董安丹律師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42號503室 電話／721-9391

呂榮海律師 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2號10樓2室 電話／394-3393

內文印刷／

松明印刷事業有限公司・板橋市仁化街84號 電話／249-1836

封面印製／

萬興印刷製版公司・中和市景新街140-4號1樓 電話／253-3081

1986年4月10日 遠流一版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295號

售價100元 (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)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香港出版者／香港遠流出版公司 定價 H.K.\$25.

香港灣仔聖佛蘭士街秀華坊23號地下

香港經銷商／有成書業有限公司 電話／5-293283

香港灣仔聖佛蘭士街秀華坊23號地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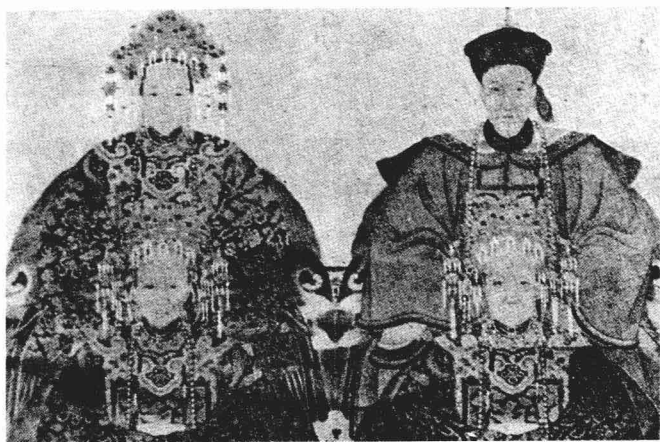
藝文圖書公司 電話／3-805705

九龍又一村達之路30號地下後座

身後百年遇知己的章實齋

章實齋(1738-1801)是清代學者，一生貧困不得志，卻留下許多不朽著作。胡適是章實齋的百年知己，在章氏死後一二年，他寫成了「章實齋先生年譜」，並大力發揚他的學說。

章實齋先生夫婦遺象



姚蓬人先生熱心搜求實齋傳記材料，果然訪得此像，可謂有志者事竟成了。
胡適敬記
一九二六

受胡適刺激而寫作的老前輩

梁啟超(1873~1929)比胡適大十八歲，胡適小時候受梁影響至鉅；但在胡適留美歸來之後，卻時時以新創見刺激梁啟超寫出許多精彩的著作，包括「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」在內。



與梁啓超成忘年之交的胡適

胡適和梁啓超是忘年之交，梁啓超對胡適的著作常有坦白的批評；胡適發表「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」後，梁啓超批評他「文不對題」，自己也開了一張書單。



王安石的「有爲」

胡適很推崇宋朝大政治家王安石(1021-1086)，胡適認為「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是用『有爲』來替代『無爲』」；這兩句王安石的詩，是胡適生前最愛題贈給別人的詩句。

不畏浮雲遮望眼，
自緣身在最高層。

王荊公詩

胡適



遠流版《胡適作品集》出版前言

王榮文

今天重新整理出版胡適之先生的作品，它的意義可能很接近胡先生自己說的「價值重估」(Transvaluation of values)工作；也就是說，在胡先生「恩怨將盡之時」，正是我們可以平心靜氣，就胡適論胡適，「還他一個本來面目」的時候。

近幾年，有關胡適之先生的研究與出版，又有另一種蓬勃的氣象。例如：唐德剛先生著、譯的《胡適雜憶》《胡適口述自傳》二書，都曾引起廣泛的閱讀興趣；胡頌平先生編寫工程浩大的《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》已經出版了；余英時先生的「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」也開啓了「爲胡適定位」的有意義的討論。即使在海峽對岸，五十年代大陸上舉國批胡的「熱鬧」早已退散了。這幾年，他們重新整理出版《胡適的日記》《胡適書信集》，並編纂《胡適著譯繫年目錄與分類索引》，這些行動，多少都透露了一點不尋常的訊息。

另一方面，胡適之先生的「俗世聲名」正迅速地沉澱，他自己的確是已從「我的朋友胡適之」轉而成爲一個純粹的「歷史命題」。胡先生俗世聲名的消退，卻也有益於「胡適定位」的討

論；新起的研究者，漸漸不是與胡適之先生有生前交誼的一輩。余英時先生在「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」文中就說：「我和適之先生從無一面之雅，因此在情感上也產生不了『譽』或『謗』的傾向。」這大概是新一輩胡適研究者的特質吧。

正是因為胡適之先生已經成爲一個「歷史命題」，「重新看胡適」就變得可能了。

遠流版的《胡適作品集》，實際上就是重新看待胡適之先生的一个起步工作。我們在胡適紀念館的授權之下，先將胡先生的舊作集中整理出版；另一方面，我們也進一步蒐羅胡先生生前的其他著述，並對現有的材料進行分類整理的工作，希望有助於《胡適全集》的早日出版。

《胡適作品集》的新版發行，也對此地青年學子有著「實用的」現代意義。胡先生一生的文字與思想都是「明白曉暢」，他更留下一個爲學態度的最佳模範。他在「介紹我自己的思想」一文中說：「我要教人疑而後信，考而後信，有充分證據而後信。」他又說：「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，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套防身的本領，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。」

「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」，即使在今天，這句話不但不嫌過時，還益發顯出它的教育價值。最後，我們對遠流版《胡適作品集》得以印行，特別要感謝胡適紀念館館主任王志維先生的信任與委託，也感謝陳宏正先生的穿針引線與熱心協助。

序

《文存》的第一集，是十年十一月結集的。三年以來，又積下了五十萬字的雜文。亞東圖書館裏的朋友們幫我編集起來，成爲《文存》第二集。汪原放先生特爲此事遠遠跑來北京，住在我家裏逼着我編定目錄；章希呂、余昌之兩先生擔任校對：這都是我應該道謝的。

我本想分作四卷，第一二卷爲講學之文，第三卷爲論政治之文，第四卷爲雜文。但因爲文字的長短，每冊的厚薄，竟不能嚴格地拘守這個區分。有幾篇稍長的講學文字，如「崔述的年譜」，如「戴東原的哲學」，因未完篇，故不曾收入。因此，卷一與卷四不免有截長補短，互相移動的痕跡。

卷三的政治文字，大都是遷就朋友的主張，勉強編入的。「這一週」的短評，本無保存的價值。因爲有朋友說，這種體裁在今日或以後的輿論界也許有推行的必要，所以我暫時留在這裏。卷二裏「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」和「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」兩篇，原是爲《申報》五十年紀

念冊做的；申報館另出有單行本。申報館許我重印的好意是我很感謝的。

這一集裏也收有幾篇三年前的舊作，也有一兩篇是不曾發表過的。「費經虞與費密」一篇，是用舊稿「記費密的學說」，從頭改作，比舊稿增多不止十倍了。

《文存》第一集出版時，我曾說：

我自己現在回看我這十年來做的文章，覺得我總算不曾做過一篇潦草不用氣力的文章，總算不曾說過一句我自己不深信的話：只有這兩點可以減少我良心上的慚愧。

我現在拿這兩點來審查這第二集，覺得還不至於自己痛打自己的嘴巴。所以我還用這兩句話來介紹這幾冊文字給我的讀者罷。

胡適作品集 7 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

目錄

遠流版《胡適作品集》出版前言

序

《國學季刊》發刊宣言

發起《讀書雜誌》的緣起

王莽

記李靚的學說

費經虞與費密

讀《楚辭》

古史討論的讀後感

一

一

一九

二一

三一

五五

一〇五

一一三

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

一二七

〔附錄一〕《清華週刊》記者來書

一四二

〔附錄二〕答書

一四四

〔附錄三〕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（梁啟超）

一四六

梁任公《墨經校釋》序

一七七

〔附錄一〕梁任公先生來書

一八四

〔附錄二〕答書

一八八

論墨學

一九三

《章實齋年譜》自序

二〇五

《淮南鴻烈集解》序

二一一

《國學季刊》發刊宣言

近來年，古學的大師漸漸死完了，新起的學者還不曾有什麼大成績表現出來。在這個青黃不接的時期，只有三五个老輩在那裏支撐門面。古學界表面上的寂寞，遂使許多人發生無限的悲觀。所以有許多老輩遂說，「古學要淪亡了！」「古書不久要無人能讀了！」

在這個悲觀呼聲裏，很自然的發出一種沒氣力的反動的運動來。有些人還以為西洋學術思想的輸入是古學淪亡的原因；所以我們至今還在那裏抗拒那他們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西洋學術。有些人還以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國的古文化；所以他們至今還夢想孔教的復興；甚至於有人竟想抄襲基督教的制度來光復孔教。有些人還以為古文古詩的保存就是古學的保存了；所以他們至今還想壓語體文字的提倡與傳播。至於那些靜坐扶乩，迷向迷信裏去自尋安慰的，更不用說了。

在我們看起來，這些反動都只是舊式學者破產的鐵證；這些行為，不但不能挽救他們所憂慮的國學之淪亡，反可以增加國中少年人對於古學的藐視。如果這些舉動可以代表國學，國學還是

淪亡了更好！

我們平心靜氣的觀察這三百年的古學發達史，再觀察眼前國內和國外的學者研究中國學術的現狀，我們不但不抱悲觀，並且還抱無窮的樂觀。我們深信，國學的將來，定能遠勝國學的過去；過去的成績雖然未可厚非，但將來的成績一定還要更好無數倍。

自從明末到於今，這三百年，誠然可算是古學昌明時代。總括這三百年的成績，可分這些方面：

一、整理古書 在這方面，又可分三門。第一，本子的校勘；第二，文字的訓詁；第三，真偽的考訂。考訂真偽一層，乾嘉的大師（除了極少數學者如崔述等之外）都不很注意；只有清初與晚清的學者還肯做這種研究，但方法還不很精密，考訂的範圍也不大。因此，這一方面的整理，成績比較的就最少了。然而校勘與訓詁兩方面的成績實在不少。戴震、段玉裁、王念孫、阮元、王引之們的治「經」；錢大昕、趙翼、王鳴盛、洪亮吉們的治「史」；王念孫、俞樾、孫詒讓們的治「子」；戴震、王念孫、段玉裁、邵晉涵、郝懿行、錢繹、王筠、朱駿聲們的治古詞典：都有相當的成績。重要的古書，經過這許多大師的整理，比三百年前就容易看的多了。我們試拿明刻本的《墨子》來比孫詒讓的《墨子閒詁》，或拿二徐的《說文》來比清儒的各種「《說文》注」，就可以量度這幾百年整理古書的成績了。

二、發現古書

清朝一代所以能稱爲古學復興時期，不單因爲訓詁校勘的發達，還因爲古書發現和翻刻之多。清代中央政府，各省書局，都提倡刻書。私家刻的書更是重要：叢書與單行本，重刊本，精校本，摹刻本，近來的影印本。我們且舉一個最微細的例。近三十年內發現與刻行的宋元詞集，給文學史家添了多少材料？清初朱彝尊們固然見着不少的詞集；但我們今日購買詞集之便易，卻是清初詞人沒有享過的福氣了。翻刻古書孤本之外，還有輯佚書一項，如《古經解鈎沉》《小學鈎沉》《玉函山房輯佚書》，和《四庫全書》裏那幾百種從《永樂大典》輯出的佚書，都是國學史上極重要的貢獻。

三、發現古物 清朝學者好古的風氣不限於古書一項；風氣所被，遂使古物的發現，記載，收藏，都成了時髦的嗜好。鼎彝，泉幣，碑版，壁畫，雕塑，古陶器之類：雖缺乏系統的整理，材料確是不少了。最近三十年來，甲骨文字的發現，竟使殷商一代的歷史有了地底下的證據，並且給文字學添了無數的最古材料。最近遼陽、河南等處石器時代的文化的發現，也是一件極重要的事。

但這三百年的古學的研究，在今日估計起來，實在還有許多缺點。三百年的第一流學者的心思精力都用在這一方面，而究竟還只有這一點點結果，也正是因爲有這些缺點的緣故。那些缺點，分開來說，也有三層：

一、研究的範圍太狹窄了 這三百年的古學，雖然也有整治史書的，雖然也有研究子書的，但大家的眼光與心力注射的焦點，究竟只在儒家的幾部經書。古韻的研究，古詞典的研究，古書舊注的研究，子書的研究，都不是爲這些材料的本身價值而研究的。一切古學都只是經學的丫頭！內中固然也有婢作夫人的；如古韻學之自成一種專門學問，如子書的研究之漸漸脫離經學的羈絆而獨立。但學者的聰明才力被幾部經書籠罩了三百年，那是不可諱的事實。況且在這個狹小的範圍裏，還有許多更狹小的門戶界限。有漢學和宋學的分家，有今文和古文的分家；甚至於治一部《詩經》還要捨棄東漢的「鄭箋」而專取西漢的「毛傳」。專攻本是學術進步的一個條件；但清儒狹小研究的範圍，卻不是沒有成見的分工。他們脫不了「儒書一尊」的成見，故用全力治經學，而只用餘力去治他書。他們又脫不了「漢儒去古未遠」的成見，故迷信漢人，而排除晚代的學者。他們不知道材料固是越古越可信，而見解則後人往往勝過前人；所以他們力排鄭樵、朱熹而迷信毛公、鄭玄。今文家稍稍能有獨立的見解了；但他們打倒了東漢，只落得回到西漢的圈子裏去。研究的範圍的狹小是清代學術所以不能大發展的一個絕大原因。三五部古書，無論怎樣絞來擠去，只有那點精華和糟粕。打倒宋朝的「道士易」固然是好事；但打倒了「道士易」，跳過了魏晉人的「道家易」，卻回到兩漢的「方士易」，那就是很不幸的了。《易》的故事如此；《詩》《書》《春秋》《三